

乡下母亲不过节

□吴婷

晚上七点给老家打了个电话，铃声响了许久才接通。母亲边喘边问我，吃了吗？

我应了一声，问：你呢？

还没啊，刚从地里回来！母亲疲惫地说，正种棉花。

我不由得心疼起来。在城市，我早已吃过晚饭。可在乡下，母亲却刚从田间劳作回来。漆暗的厨房，锅灶冰冷。我责备母亲，不要不分昼夜地忙活。

挂下电话，想起了故乡的秋天，成片棉地铺开来，大朵大朵的棉花在枝头绽放。年迈的母亲，步履蹒跚地穿行在田沟里，将那些白灿灿的花朵轻轻摘放到腰间的布袋中。

小时候，我的学费都是从一棵棵棉树上积攒起来的。到了棉花采摘时

节，每天一回家我便扔下书包，跟随母亲到地里帮忙。我在前，母亲在后。由于我身小轻便，那些开在枝腰的，或者垂落地下的花，我负责采。这样母亲就不用弯腰了。童年时期，我与母亲都这般搭档。

长大后，求学他乡。偶尔放假回家，母亲也不肯让我下地，怕耽误我的学业。而她自己依旧在那几块棉地里起早贪黑，俯首低腰地不放过一瓣花絮。

高二那年秋天，周日早晨，母亲吃过饭就匆匆系上布袋，到地里摘棉花。我在院子里写作业。直到中午十二点，母亲还没回家，我跑到离家不远的棉地里喊母亲。在地埂上，我看母亲垂头坐着，邻居李婶也在身旁。母亲中暑了，多亏李婶及时赶到。望着母亲苍白

的脸，我胆战心惊，难过不已。

刚到省城读大学，我打电话回家告诉母亲，学校的棉被十分单薄，不暖和。母亲立即对我说，我把今年摘的棉花，打床新被子，给你寄过去。半个月后，我从邮局领到了新棉被。几年大学的冬天，母亲的那床棉被一直温暖着我在异乡的漫长寒夜。

棉花，在贫瘠的乡村，是农家的衣食之源。我的母亲，在田埂地头，一棵一棵地栽种，而后除草剪枝，精心地等待。当一朵接一朵的白花绽开枝桠时，我那瘦弱矮小的母亲，又开始忙碌，日复一日地采摘。

农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劳动节、母亲节……乡下母亲从来不过，与一棵棵庄稼相依为命，从春分忙到冬至，日夜辛劳。

四月里

(外一首)

□张彦英

我愿意是四月里
最细最细的那场雨
无声地走到你的窗前
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虽是默默无语
我却分明看见
你眼睛里闪着的欣喜

我愿意是四月里
走失的那只风筝
流浪到远方
安静地落在
你找不到的地方
哪怕是粉身碎骨
我也会用影子
抓住春天的一角

我愿意是四月里
午后那段时光
你站在梨花和油菜花中间
听春风里的歌
忽然就累了就醉了
倒在我怀里

我愿意是四月里
一首饱含深情的诗歌
无关冷暖
我们周围
是不叫人绝望的绿色
是只有孩子
才想得出来的词汇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给你的春天

采撷一束春天的阳光
装在写给你的信里
不久之后
天气渐暖
雨水渐多
从你那里传来病愈的好消息

捡拾一片春天的花瓣
夹在借给你的书里
桃花红了
油菜花黄了
我还不知道
你的笑容是什么颜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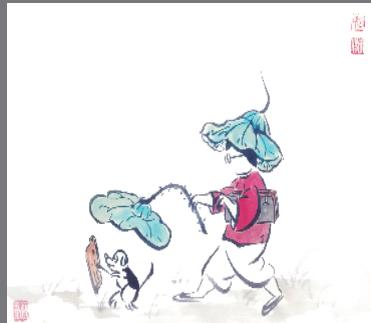
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留住春天的脚步
照片发给你
山朗润水清凉
每一个人每一棵树每一株草
谁也不独享春天的怀抱

播下一粒种子
种你喜欢吃的菜
浇水 施肥
用目光传递给它爱
你说春天太瘦了
需要更多花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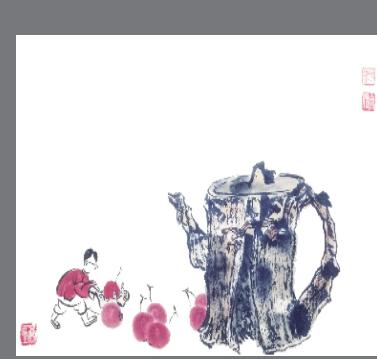
劳动者周末

文苑

责任编辑
版式校对
刘芳 刘红颖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一边喧嚣，一边田园

□马海霞

先生说，待我们步入老年，就将城里房子卖掉，寻个人烟稀少地，养一群鸡鸭，买几头猪崽，养几只羊羔，住土坯房，修篱笆院，植满院花树；书架上摆满书籍，书桌上放个小鱼缸，养几尾金鱼，屋子里垒个土炕，烧个火炉，每天睡到自然醒，早晨逮住母羊挤奶，中午蹲鸡窝旁等蛋；自己种地自己吃，看蓝天，沐溪水，呼吸湿润的空气……

我说，好，等我们七十岁以后就去过那样的生活。先生说，七十岁太老了，等我忙几年，事业成功了，我们抛下一切就去。

这话儿我俩说了一年又一年，七十岁还早，日子永远忙不完，事业走走停停，离成功远着哩。

一天，我和单位门卫室的大爷闲聊，大爷说他老家在山里，有个大院子，有一排土坯房，院里开了几畦菜

地，家里有井，地里的蔬菜被浇灌得水灵灵、鲜亮亮。老伴在山坡上放羊，大爷则在家做木工活，五天一次拿到集市上卖。我问，那日子很惬意，怎么进城看大门了？

咳，大爷哀叹道，家里俩儿子都在城里工作并安家，老家就剩我和老伴，山里离城太远了，开车也要一小时，夏天还好说，要是冬天大雪封山了，我们老两口身体有恙，孩子们赶也赶不回来，等120来了，也晚了三秋了。所以，我和老伴决定下来投奔孩子，可在哪家住久了，儿媳的脸色也不好看，我和老伴商量，在城区找了份看大门的工作，老伴白天去儿子家带孙子，晚上来这里和我看大门。其实呀，人老了，就想跟儿女在一起，心才踏实。

我回家和先生说起此事，他没有说话。过了几天，先生和我商量，想把

现在居住的房子卖了，再买个大一点的房子，最好是一楼，接地气。等过几年，父母老了，把他们接来城里住……

那一晚，我俩都关掉了电脑、关掉了手机，谈了很久，关于现在，关于未来，关于老年，第二天，我一觉睡到中午，起床后发现，阳台上多了几盆花，书桌上多了个鱼缸，鱼缸里的鱼儿欢快地游着。先生在厨房忙碌，饭菜的香味儿从里面飘出。我倚在厨房门口问他，假如有一天，我们可以放下一切，去过我们想要的生活，但孩子离不开我们，可咋办？

酸，他说，孩子离不开我们，当然我们不能走，就怕有一天，我们离不开孩子了，那就难办。

是呀，无解。我皱皱眉头说。

他笑着回答，有解，不等老了，就要学会在车马喧嚣的城市，在心里修篱种菊，心静了，哪里都是田园。

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